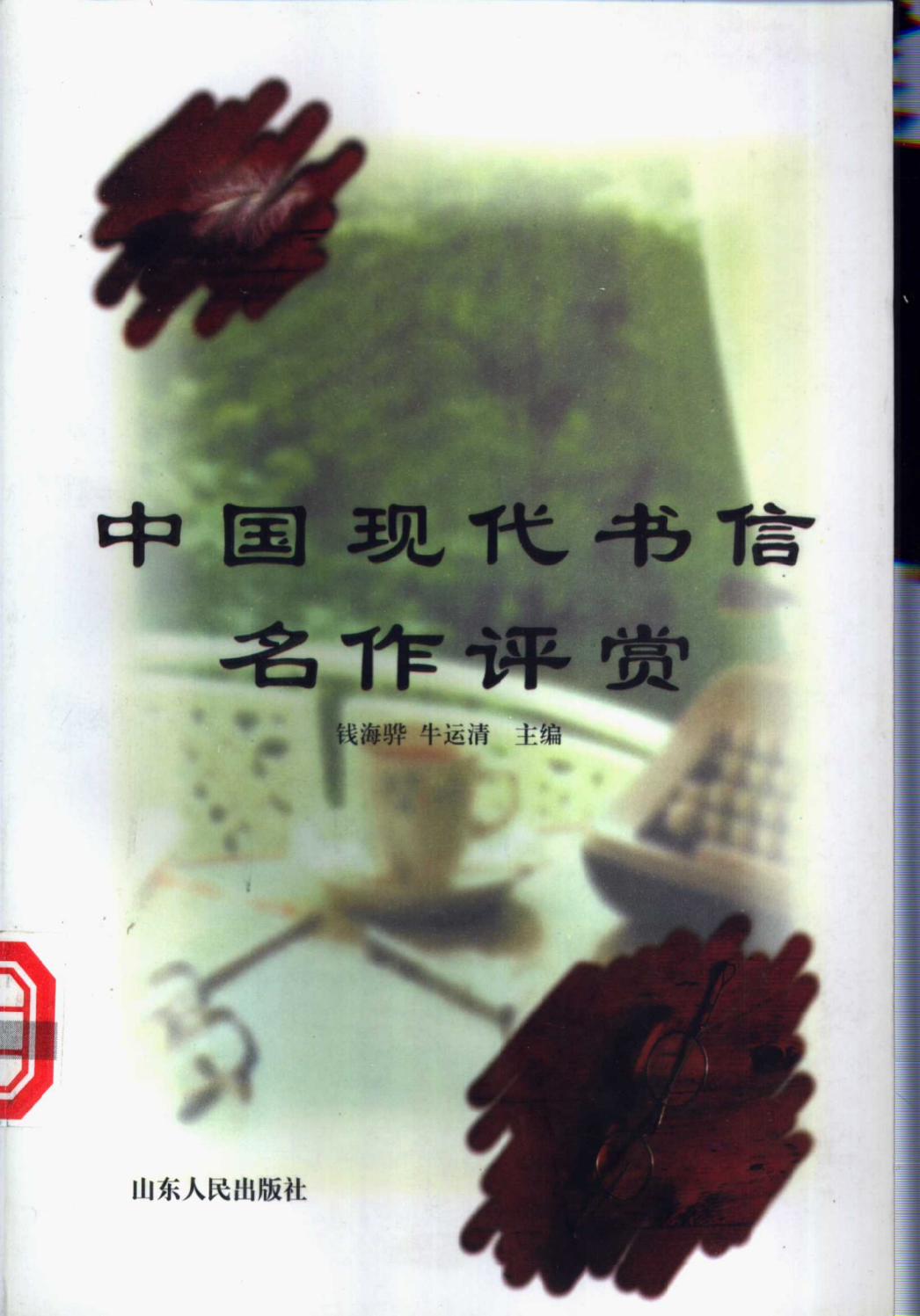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书信 名作评赏

钱海骅 牛运清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书信名作评赏

钱海骅 牛运清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书信名作评赏

钱海骅 牛运清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日照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375 印张 2 插页 378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9—02144—2

Z·123 定价:19.50 元

序 言

书信艺术，源远流长。中国现代书信承接古代书信传统，吸纳外国语言文学之长，由文白参半、中外杂陈，渐趋走向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完成了由古典书信向现代书信的文体转换。与形式包装相比，书信内涵——思想、内容、情感的变化，就更为巨大了。

斗转星移，世代更替，不仅书信有了变化，而且购读书信者的兴趣亦有所不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人不同了，是比较欧化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不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现代作家书简》序言）鲁迅认为，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能够看到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由此看来，现代书信，尤其名人书信，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作家文集、全集出版甚多，内收书信读不胜读。另外，新出或重版书信集更是琳琅满目。如：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茅盾书简》(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茅盾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傅雷家书》(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等。

面对浩如烟海的现代书信,的确令人望而生畏。不用说购买困难,单就翻阅而言,亦相当费时费力。为了给大众提供方便,我们编选这本《中国现代书信名作评赏》,其中包括不同作家、不同情趣、不同特色,各具代表性的家书、情书、友人书简等,加注、列评。我们力求深刻挖掘现代书信名作的内在价值,为弘扬民族文化精华,提高现代国民素质而尽绵薄之力。

翻看鲁迅、许广平的书信,你会走近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这位举世瞩目的反帝反封建斗士、新文化运动旗手,却受制于包办婚姻的捆绑与流言蜚语的中伤,带着一颗苦涩、矛盾、抗争的心灵,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我可以爱。”一句多么平常的情话,在鲁迅胸中却硬是被压抑着,憋了许久之后,才像炽热的火山岩浆喷放出来。鲁迅的性格既有拔山扛鼎、坚定刚强的一面,亦有温良恭让、柔情似水的一面。这从他对许广平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那一声声“小莲莲”、“小刺猬”的亲昵呼唤中可见一斑。《致台静农》和《致红军贺信》,则展现了鲁迅的博大胸怀和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亮节高风。读罢令人肃然起敬,有高山仰止之感。

在中国现代史上,从许多方面讲,毛泽东都堪称盖世奇才。政

治家、理论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重要头衔之外，他还是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在这本书信名作集中，我们选了毛泽东分别写给朋友、同志和孩子的四封信。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对同志、部下的亲切叮嘱，对后代的殷切期望，而且可以领略他那渊博的学识，宏阔的气魄，恣肆汪洋的文才和大家风范。根据不同对象，他运用不同写法，给宋子文、蔡元培等国民党要员和学界名流的书札，半文半白，礼貌周全，分析利弊，头头是道，情辞恳切，愿求共识，同赴国难。致叶剑英、刘鼎等同志的信，则全部用白话，简洁明了，一、二、三条交待清楚，可见内外有别，十分讲究。而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则是最为随意舒暢的了，父子笔谈，其乐融融。日理万机、威风八面的一代伟人，用和蔼、亲切、商量的口气跟远方的儿子谈心，一丝教训人的样子也没有。“可怜天下父母心”，此情此景，撼人肺腑。

爱国主义是检验现代作家灵魂的试金石。现代文人的所谓操守、气节、人品与文品，无不在这上面暴露得一清二楚。从郭沫若、茅盾、老舍、闻一多等老一代作家到青年学者，从大陆至台湾作家，爱国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早在1919年5月17日，闻一多致父母亲信中就说：“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每逢暑假必回湖北老家探亲避暑，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选为学生代表团成员，因忙于公务，暑假不能回家。父母为他的安全担忧，希望他返乡，他便写信向双亲解释，恳切陈词，抒发报国之心：“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谓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后来闻一多投身革命洪流，为争取祖国民主、独立、自由而斗争，1946年7月11日，爱国志士李公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闻一多在追悼李公朴的群众集会上拍案而起，伸张

正义,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当晚即被特务暗杀,以身殉国。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时期致父母信中所表达的爱国情怀,便是他生命的基石。

爱北京,爱中华,甚至连做梦也企盼祖国富强起来的老舍,当日寇铁蹄逼近济南城时,毅然抛妻别子,南下武汉投身抗日救亡大潮。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但抉择是坚定的。家国不能两顾,忠孝不能两全,舍私利而顾大局。在《答友人书》里,他写道:“我们再不能因私废公,为家弃国。反之,我们必须权其轻重,成为有用的国民,父子兄弟之情是私,杀敌为国之类属公。二者不可兼得,便须取其大者。”在《致陶元德》的信中,老舍敞开心扉,倾诉所思所想:“我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去作事,好对得起她……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笔之所至,情深意笃,壮怀激烈,不愧传世雄文。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出国留学者与日俱增,虽然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电报、电话等一些现代通讯工具日益增多,但是,书信这一古老的传递手段,仍被广泛应用。《海外飞鸿——友人书简》出自一位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之手。这位“始终夹着一本词典,用无穷无尽的难题使所有学生、教授们大伤脑筋的中国女子”,把根深深扎进中华民族文化,振翅飞翔世界。在写给同学的信中,她一面怒不可遏地痛斥那个在美国人面前奴颜卑膝、献媚邀宠的中国 M 教授,一面为非洲朋友所称道的“现代中国的故事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近乎奇迹的巨大成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欣慰地看到,过去在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闻一多等仁人志士身上所闪耀的那种民族气节、爱国情怀、人文精神,已经被青年一代学人传续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对于生活在海峡彼岸的林海音来说,台湾是她的故乡,北京是

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是她的第二故乡。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曾经勾起了多少海外游子的故国之恋和怀乡之情!《英子的乡恋》由给祖父和堂兄的五封信组成,在这里,林海音把母亲、北京和祖国连在一起,字里行间流淌着缕缕乡愁和绵绵情思。

书信和日记一样,是最私人化的随意自由文体。或慷慨激昂,或温柔敦厚,或唇枪舌剑,或如泣如诉,或谈笑风生,或诙谐调侃,或讽刺鞭笞,或谆谆教诲,或直抒情志,或含蓄暗示,……有话则长,无话可短,独抒性灵,无所禁忌,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情长纸短,戛然而止,不用审查批准,更无需请示报告,一切自己说了算。

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特殊环境、特殊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写信也是有禁忌的,言不由衷,笔是心非也并非稀奇。有的人言谈举动做作惯了,甚至连写信也带有这种“惯性”。鲁迅曾说:“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受信人一般多为具指,如父母、兄弟、子女、亲朋、妻子、情人、同学、战友等,但也有泛指,即某一群体,如致读者等。冰心《寄小读者》是写给全国小朋友的,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则是致东北乡亲的,茅盾《致中共中央》,则是呈给上级领导机关的。受信人绝大多数健在在世,但也有过世的,如朱自清《给亡妻》、余光中《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书信是散文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门类,人称书信体。有的书信并非写给某个具体受信人或单位、群体,而是作家采用书信体形式创作的散文小品。或描写旅途见闻,或寄托某种思绪,或辩证某种哲理,或表达某种情趣。有的书信篇幅很长,几乎可以跻身报告文学行列,如陶斯亮所著悼念父亲陶铸的长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只要文字在,书信就不会消亡,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有些人不会写信,有些人则懒得写信了。

文革期间某下乡知青写的家书:“我和大狼(娘)睡在坑(炕)里。”曾传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那是无文化的悲哀。

据报载,近来一大学生的家信竟写成这般模样:“爸妈:你们好,我最近身体好(),一般(),不好();学习累(),一般()……”(1996年11月25日《齐鲁晚报》)。原来,这信出自一位母亲的手笔,是她甘愿为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当秘书,替儿子拟就家书。信的下端还有详注:“孩子,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妈替你写好这封信,你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括号中划勾寄过来,我们就放心了。”这是有文化的悲哀。

书信,或曰书札、札翰、尺牘、尺素、简、笺等,历来是人与人之间传情达意、沟通信息的重要纽带,也是一种方便自由的艺术形式,有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但愿我们编选的这本书,能给读者提供某种方便或借鉴,在阅读中获得某种愉悦和美的享受。由于资料、水平所限,选编失当、遗珠之憾、评赏才力不逮等,在所难免,尚望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教。

钱海骅 牛运清

1997年8月

目 录

序言	(1)
致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	鲁迅(1)
致许广平(1927年1月11日)	鲁迅(7)
致台静农	鲁迅(16)
致许广平(1929年5月30日、6月1日)	鲁迅(21)
致红军贺信	鲁迅 茅盾(27)
山中杂信(一)	周作人(30)
乌篷船	周作人(35)
致陈独秀	胡适(39)
什么是文学——致钱玄同	胡适(44)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胡适(48)
致白薇	胡适(53)
致朱惠	刘半农(56)
致宗白华	郭沫若(60)
致田汉	郭沫若(67)
致成仿吾	郭沫若(74)
致宋子文	毛泽东(78)
致蔡元培	毛泽东(82)
致叶剑英、刘鼎	毛泽东(86)

致毛岸英、毛岸青	毛泽东(89)
与佩弦	叶圣陶(92)
致谭国棠	茅 盾(98)
致姚雪垠	茅 盾(102)
致臧克家	茅 盾(107)
致碧野	茅 盾(110)
致中共中央	茅 盾(113)
致王映霞	郁达夫(116)
北国的微音——致成仿吾、郭沫若	郁达夫(119)
江南的春讯——致郁达夫	成仿吾(124)
致陆小曼	徐志摩(130)
致泰戈尔	徐志摩(135)
致郭沫若	宗白华(140)
致郭沫若	宗白华(144)
给亡妇	朱自清(148)
致赵景深	老 舍(155)
答友人书	老 舍(158)
致陶亢德	老 舍(162)
家书	老 舍(169)
致父母亲	闻一多(172)
致家人	闻一多(178)
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冰 心(183)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冰 心(190)
山中杂记——遥寄小朋友	冰 心(195)
致谢添	夏 衍(200)

致陈从周	凌叔华(204)
致浩然(三函)	巴 人(208)
致路翎	胡 风(213)
致××	沈从文(218)
致×××	沈从文(223)
致读者(1936年)	沈从文(229)
致读者(1947年9月)	沈从文(238)
致古华	沈从文(241)
致成仿吾	梁实秋(246)
致梁实秋	成仿吾(249)
你耐心的快乐的等着我	
——致韩菁清	梁实秋(252)
致沈从文	巴 金(256)
致明兴礼	巴 金(260)
致陈蕴珍	巴 金(264)
致余思牧	巴 金(267)
致张慧珠	巴 金(270)
致许粤华	巴 金(273)
致胡也频	丁 玲(276)
致刘霓君	朱 湘(281)
致柳无忌	朱 湘(287)
致陈翔鹤	杨 晦(291)
致杨晦(1925年4月4日)	冯 至(297)
致杨晦(1925年4月19日)	冯 至(301)
致孙伏园	谢冰莹(304)

-
- 致傅聪(1954年1月30日) 傅 雷(310)
- 致傅聪(1954年12月27日) 傅 雷(314)
- 致傅聪(1961年6月26日) 傅 雷(318)
- 遥寄张爱玲 柯 灵(327)
- 致维梁 柯 灵(341)
- 致胡杨 柯 灵(350)
- 致萧军(1936年10月24日) 萧 红(356)
- 致萧军(1936年11月2日) 萧 红(360)
-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萧 红(364)
- 致周速 何其芳(368)
- 致杨慧中 何其芳(375)
- 致阎纲 孙 犁(380)
- 致丁玲 孙 犁(386)
- 致贾平凹 孙 犁(390)
- 英子的乡恋(五函) 林海音(393)
- 寄向远方 张秀亚(401)
- 寄母亲——第一信 聂华苓(406)
-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余光中(413)
-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寄给母亲在天之灵 叶维廉(418)
- 地毯的那一端 张晓风(425)
- 付出一生的幸福作赌注 三 毛(434)
- 送你一匹马——致琼瑶 三 毛(440)
- 爱是一切的泉源 席慕蓉(451)
- 一封未寄的情书 李 昂(455)

令人悲哀的卑谀心态

——友人书简之二 丹 阳(459)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友人书简之十五 丹 阳(465)

致许广平^①

鲁迅

广平^②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些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

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化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吧，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③其实古今的圣贤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④的答话是一定要胡涂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实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⑤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

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①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就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许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三月十一日

【注释】

①选自鲁迅、许广平著《两地书真迹》（原信），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②广平，即许广平（1898—1968），自号景宋，广东番禺人。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③见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第六章。